

文體明辯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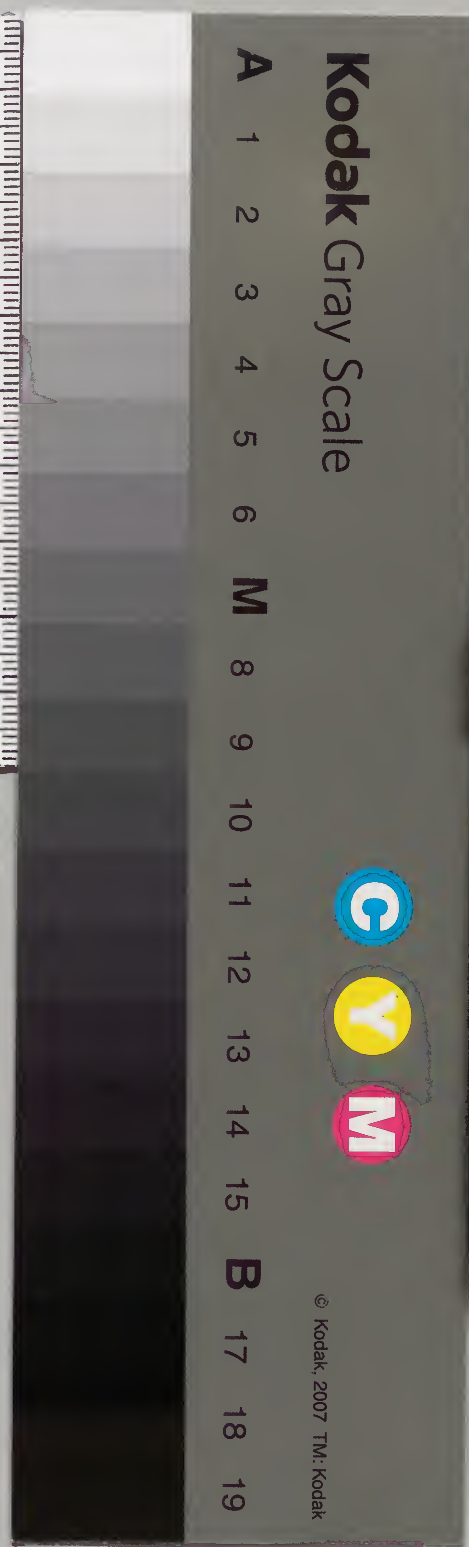
72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草類	函架	冊號
	五	三	八
	二	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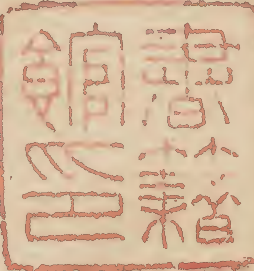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二	二	四	一
二	九	二	七
二	二	八	七

內 閣 文 庫		
漢書類	冊	架
二	八	九
二	七	三
二	六	三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 60 )
函號	362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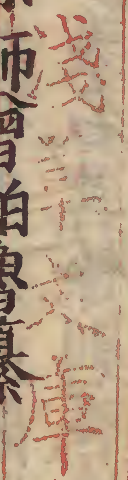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謚議

按禮記曰先主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節以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蓋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故受之於天於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謚之故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秦廢謚法



漢乃復之然僅施於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  
與蓋亦略矣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  
宋制擬謚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  
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謚議臣僚美惡  
謚議傳於今而其體有四一曰謚議二曰改議  
三曰駁議四曰答駁議亦曰議觀其往復論辯豈  
得已哉不過欲歸於是非之公而已今制雖  
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謚議大臣沒其家請謚則  
禮部覆奏或與或否唯上所命與則內閣擬  
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其餘則否初

無惡謚以示懲戒而謚議遂廢不作矣今取古  
文類列于篇以備一體亦以示存羊之意云耳  
至於名臣處士法不得謚則門生故吏相與作  
議而加私謚焉其事起於東漢而文不多見獨  
蔡邕集有之唐宋至今相沿不絕雖非國典亦  
可見古法之不盡廢於今也故今編為五曰私  
謚云

仁宗謚號議

宋王珪

臣伏奉勅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



天請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官  
撰謚議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  
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留其迹者薦名曰天  
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于帝伏思  
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  
以詔序古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隆  
於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誅上古者將為至  
尊之謚必質于郊然後定之茲所以推天下之至  
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尊也洪惟大  
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豈第

讀曰履放勳之欽明苞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  
禮定之執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馳視所未形俛  
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迺嚴恭戒懼庶以  
谷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迺涵容煦沐庶以陶  
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曠恩浚四垠而不可  
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于時  
脩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未游虛  
已以遇豪峻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  
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  
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

文選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三



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  
弗夷止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絕區罔弗億寧相與  
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  
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矧  
復耕籍於千畝之田禘祭於先主之廟報天之誠  
篤則八奠于圓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於明堂宗  
室既蕃則廣諸分主之愛邦統殊昭則豫有主器  
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  
綴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執也疑機枝字資味  
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

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兔  
之獲殫於精神於是乎絕盤游之欲念組織之瘡  
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麗西羌  
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  
不欲深入薄寇而自致橐街之戮時則有隃沙軼  
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謀沕滴之瑞叢四十二年  
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迹羲黃之前負虛莫索  
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如茲  
之盛者也方將勅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歛厥邦  
釁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



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迨至張鳳蓋於北極引  
龍輶之西巡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爲之變色有  
司繇是飭舊典冊不稱皇哉鑠庫幾有以緩王靈  
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爲曰神經緯天地  
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  
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嘒嘒鼓之舞之不知  
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虛制作禮樂際天接地燠  
然而大備非至文虛求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  
建大本非至聖虛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  
武虛遠求荒昧之情格于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

虛悼序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非至孝虛  
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  
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  
之盛德豈獨味有以當之邪抑當時鴻儒鉅學乃  
略於稽求將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虛諱  
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爲  
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誼也  
帝尊謚曰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  
宗臣謹議

欽聖憲肅皇后神宗后諡議



宋王覲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舜帝之所以帝始於媯汭之嬪文王之所以王本乎關雎之化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王道本末之序也恭惟太行皇太后生于慶門世濟勲德在父母家已能躬儉好禮不以公卿之閥驕其心方神宗皇帝龍潛穎邸天作之合共遵詩禮之訓交脩子婦之職及帝握乾符御大寶憲章一祖四宗維國之具稽考二帝三代善俗之道登延儁髦崇尚

經術以隆萬世之業后亦正坤儀講內治上以奉

慶壽官名仁宗后崇慶亦官名英宗之權下以廣

兔置麟趾之實恭承則祀述宣陰教以為六官之

率故神考之休德盛烈澤於無窮慈德之徽音茂

實光于不朽此家國治而天下平之顯效也承天

儷之極十有九年饗東朝之養十有七載率履不

越謙尊而光於求賢則懷輔佐之志於鞠子則推

均一之愛服御簡素不玩珠玉覽觀圖書增益自

得深戒私謁未嘗以親屬于朝廷神宗每訪家事

終無所言幾務未決或以試之從容析理多出常



情之表遇待日隆文簡盛族支派蕃衍纖芥偶聞  
切責隨至於是戒慎恐懼之福無驕奢傲慢之  
咎每歲推恩宗黨法有定數以次及之罔或偏厚  
哲宗繼統之初崇慶預政之際裨益宏多中外陰  
受其賜哲宗富於春秋不憚朱幾遽至大漸弗及  
憑至九見羣臣人情恟懼神器震搖獨仗大義靜  
重自若道揚末命援立仁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其守正不惑有如此者皇帝踐祚權宜同政御後  
殿近制也辭之而弗處避家諱常禮也戒之而毋  
諱事無易難克已不吝心無適莫惟善是從曾未

暮年之間數申退託之命皇帝泣涕祈懇至于累  
旬確乎不從遂復明辟其委遠利勢有如此者還  
政故事褒崇外氏宗回宗良議皆寵以異數詔旨  
欲宣堅持不下帝雖屢請慈意莫回後不得已纔  
聽易鎮其惡盈防患有如此者不豫之日皇帝衣  
不解帶藥必親嘗沛恩多方禱福羣望疾稍間所  
語者軍國遠慮而已言不及它固宜享萬世無疆  
之休而遽棄大養因山有期晤行以禮臣竊嘗探  
風雅於古詩考紀傳於前史有后妃之德者或無  
遭變之功有遭變之功者或致專威之誦至於功



德兼隆始終無玷奇偉倜儻未有太皇太后之  
全也然則雖欲形容詎能髣髴惟是孚於詔令頒  
於士民巍巍乎其著明者乃獲粗陳其梗槩焉若  
夫精微妙密則何能名之有謹按謚法故事節用  
曰欽威儀悉備曰欽通達先知曰聖揚善賦謀曰  
聖刑政四方曰憲聖能法天曰憲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不加飾於簪珥唯致美於禕瑜升  
降進退皆有法度左右親信罕見惰容可謂敬事  
節用矣可謂威儀悉備矣坐鎮危疑洞察情偽於  
天人相與之際有著龜先見之明其勤也時能斷

大事可謂通達先知矣可謂揚善賦謀矣毋儀三  
世兢慎終身淵嘿尊嚴嬪御自化海隅蒼生風靡  
誠服可謂刑政四方矣可謂聖能法天矣內健外  
順好謀而成以天下之大公任天下之重責力安  
宗社澤及生靈可謂剛德克就矣可謂執心決斷  
矣擅是象美集為大成質諸鬼神而無疑蔽乎天  
地而無媿斯足以振盛典垂鴻名丕有烈光以詔  
後世

成肅皇后 謝宗后 謚議

宋衛涇



臣聞論母后之極致者莫大乎盡事尊之孝而饗  
重闈之養備母道之純全者莫難乎閱親傳之盛  
而兼擁右之功故禮義致化周詩所以著二南之  
本光大含弘義易所以贊重坤之象蓋后妃之德  
始於閨門刑於邦家垂於來裔其體則一而其用  
有三承順於上則欲殫其婦道之勤儆戒於中則  
欲觀其內則之助保艾爾後則欲求其孫謀之詒  
三者備而後二南無餘蘊坤道無遺功矣書契以  
來位配於方祇禮崇於東朝為國壽母就安長樂  
者何代無之至於原始要終善并美具則在昔盛

時未有攷焉故養莫嚴於舅姑而或罕全乎逮事  
之敬慶莫長於祚嗣而或莫遂乎含飴之樂二妃  
嬪于有虞親逢授受之舉矣而堯父非一門之美  
大任媚于周姜嘗為京室之婦矣而文孫不並世  
而降夫惟天功斬於渾全人道難乎具備簪綵族  
系四世祖孫全者有幾矧夫塗山沙麓之興大明  
思齊之作以言乎奉親則克共孝敬於三朝之上  
以言乎齊家則輔佐憂勤於三紀之久以言乎蔭  
佑則翊扶神器於再傳之際皇乎休哉兼而全之  
未有如太皇之盛者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端靖



而誠莊淑聖而柔令惠問光於彤管慈儀冠乎六  
 宮遊娛之事希從圖史之箴自警紘紘是則蘋藻  
 必躬化始閨閭風行邦國有廉退之節有徽嘉之  
 行迹其垂髻之初體相多異則有以著視夫之表  
 受冊之夕日華宣明則有以彰天作之合母育累  
 朝壽盈七袞號榮行於六字珥冊修乎四上尊崇  
 之養康寧之福兵乎不可尚已若乃發揚其鮮儷  
 之休推美其難名之懿則若此之類殆未能髮髻  
 其萬一焉伊昔思陵高宗康強暇豫克異大位無愧  
 陶唐重華協帝晨昏定省共恭為子職行過曾閔

時惟太皇克脩壺職鷄鳴問安而喜憂有常盥櫛  
 佐餼而旨甘必進紀千秋之節則每從於鳳輦上  
 萬歲之觴則克悅於龍顏嚴君既樂聖嗣之無違  
 求壽益喜椒塗之盡愛於是五日一朝之禮風雨  
 弗渝兩宮九閨之餘毫釐無間及乎勛華厭代慈  
 福末年傳歸於子已居太母之尊思媚諸姑猶執  
 寢門之敬以至疾視湯液喪執衰麻始終之際無  
 遺恨焉此則送往事居婦道昭矣洪惟阜陵孝宗  
 聽夕訪如湯日新履華衣緜如禹服菲郵孤逮鰥  
 如文懷保時惟太皇基迹潛邸謹禮度嚴內外脫



簪之誠形於誕告有以相勵精之勤損常儀裁妄  
費三澣之衣數年不易有以佐克己之儉遵傷生  
之戒推不忍之心日膳一羊上章懇免有以廣愛  
物之仁是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隆乾隆興淳熙  
並孝宗之政薄海仰宵旰之誠二十八年之間當  
年號年號之政薄海仰宵旰之誠二十八年之間當  
乎無聲色之迹遠夫贊乾剛之斷決震子之策相  
與齊蹤於揖遜而不以脫徒為太遠奉承高蹈於  
希夷而不以澹泊為難能三聖相授千古同符此  
則自家刑國內助著矣紹熙光宗五禩烈祖奄棄  
而遐升光廟煢然而在在疚慈皇獨斷於心憲聖協

謀於內時惟太皇一德一心是翊是保神孫御極  
式遵慈訓不絀不競無偏無諛皇嗣既立資善肇  
開綠車娛侍聖情懌愉風流篤厚衣食滋殖暨至  
邊隅有警供億浩穰出私帑錢給戰士費其視衣  
大練衣無闕之政心殆有過焉此則垂休罔極而  
詒謀遠矣是以初定長秋之序則稟命於庭闈再  
舉鴻名之典則歸尊於儀範末原內禪之勅則極  
言其保右斯三者絲漢歷唐亶未前聞惟皇天祐  
于我家惟我宋代有賢后是以大行太皇太后全  
前世之所未能全備昔人之所未能備易詩所載



二南重坤之德聖人復起不可有加矣揆厥始初  
序冠四妃歲踰一紀和平逮下久而始正位號則  
關雎之樂得淑女也派分江左曾本高華而述其  
世緒慊然形於挹損則葛覃之不忘母家也外門  
之無私謁也蹈和率禮夫豈一端哉盛德至善則  
昉于前三者矣春朝介壽將舉釋儀忽駮音愧馬  
馭之上賓痛仙游之莫返因山有制先遠告期皇  
上寧遜繩祖武躬執通喪申詔禮官稽經諏律節  
惠易名統於所尊率循彝典謹按謚法婦德均一  
曰成夙夜警戒曰戒能執婦道曰肅因嚴教敬曰

肅天徽音懿鑠演迺四世垂範作則與宋無疆非  
成之大乎飭正官壺宣暢陰教上惠于宗公下庇  
於雲仍非肅之至乎竊惟繪畫日月形容天地模  
擬有限而德美無窮揚厲鋪張姑述臣子之職而  
已大行太皇太后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成肅皇  
后以上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獨孤及

太師稟夫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  
道賦政送往事居協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



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部竹四郡刀  
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  
輯睦天寶<sub>年號</sub>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  
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  
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  
元<sub>並肅宗</sub>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  
事用刑名繩下而大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  
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  
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  
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

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  
德感事寬為之首百士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  
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  
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  
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sub>蕭留</sub>文成  
侯<sub>張良</sub>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  
縉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鄭留為准謹  
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  
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贈太尉夏守實謚議 宋歐陽脩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勵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旌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日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

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濃謚曰忠僖謹議

趙僖質 稹謚議

宋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太宗真宗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為允謹議按本傳



為益州路轉運使平友第盜為侍御史知雜事發  
知開封府慎從書二子及錢惟演受賂為狀知益  
州度支減市錦五千匹其善行止此至謂其厚結  
劉美人家婢致位政府為當時所突則其大節不  
足稱也諡曰僖質恐亦非宜故此議多微詞良有  
以也傳又言種赴益州時真宗諭曰蜀遠而數亂  
其利害朕所聞聞卿至悉條上之附常奏毋著  
姓名種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議有入則  
極論出則說詞之美豈  
謂是歟○則說詞之美豈

梁王彤諡議

晉蔡充

彤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  
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  
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  
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

有湯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  
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  
猶有不素食之臣而况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  
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  
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諡曰靈

太宰何曾諡議

晉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  
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尉尹模  
憑寵作威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此二者實得臣  
為司隸校尉奏劾之朝廷稱焉此二者實得臣  
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  
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太  
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魏顯赫累世暨乎  
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  
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  
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  
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  
之非唯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  
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  
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

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三季  
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  
奉之啓手歸全易實而汲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  
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  
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  
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  
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  
也乎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  
與此同宜謚繆醜



賈充謚議

晉秦秀

賈充無子舍宗族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謚為後  
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  
秋書首人滅節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  
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  
如太宰所取必自巳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  
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  
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

陳執中謚榮靈議

宋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  
至貴顯皇祐年號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  
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議  
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  
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  
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  
忠之大者闈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  
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  
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  
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



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  
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  
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  
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迷焉可謂不勤成名  
矣請合法謚曰榮靈以上原謚  
改議

昭慈獻烈皇后哲宗后改謚昭慈聖獻議

宋恭崇禮

臣聞聖人之應世方其絀身以退藏於密則靜而  
無為晦而不彰斂道德於一已謝功名於當代民

無得而稱焉及乎遭天下之變履天下之危智士  
失圖勇夫拱手當斯時也洵洵者待我而後定岌  
岌者待我而後安則感焉而不得不為之應迫焉  
而不得不為之動於是起而赴之不煩指麾不動  
聲色而天地之位奠日月之翳銷神器丕基既償  
而復興皇綱帝紀將絕而復續所謂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者收功於俄頃之間而垂裕有無窮之間  
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鴻惟昭慈獻烈皇  
后躬柔順之資蘊神明之智起家而儷宸極若固  
有之釋位而避官闈無可愧者進退不失其正造



次不違於仁此聖人之至德也速其遭變履危從  
權濟難天意所屬人望如歸挈祖宗之統而親授  
聖皇除城社之妖而再還明辟雍容房闈計安邦  
家倉卒一時利澤萬世此聖人之極功也維德與  
功咸本於聖而容官累行乃獨闕焉宜乎上心以  
為未足而羣士有司得以追議也夫升高而望天  
地不能窮其大當午而瞻日月不能極其明由盛  
德全功而觀聖人亦烏得而盡名之前日議者以  
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知曰獻安  
民有功曰烈節是四惠為應謚法先后之美固兼

有矣雖然昭既主功慈既主民而又以烈配不幾  
於重複而言若有所采至者歟是則無待於烈而  
有關於聖烝嘗之際稱謂之間恐未足以對越神  
靈而下祛衆惑雖更議無嫌也維我皇朝母后之  
懿由漢以來蓋未之有慈聖光獻皇后仁宗后 援  
立英祖英宗 傳序裕陵神宗 再御簾帷退安太養宣仁  
聖烈皇后英宗后 擁佑哲宗始終九載元祐哲宗  
之政至今稱仁欽聖憲肅皇后神宗后 當元符哲宗  
號年未命定策官中扶翊上皇徽宗 決於獨斷三后  
繼踵如相授受是以徽稱咸生夫聖昭慈獻烈皇



后逮事宣仁欽聖率循婦道取法母儀丁時之艱  
再安社稷功齊德並力則倍之校美于茲實同至  
聖然則鴻名顯號極其推崇雖舍是而有稱焉臣  
知天下後世臣子之心為未厭也竊嘗考之上古  
之時人道未立穴居而野處飲血而茹毛蓋夷狄  
禽獸如也聖人者出因時之宜而致其利使人知  
所生養而無不足之患於是得自別於夷狄禽獸  
之羣而三綱五常之道興焉易之繫辭曰備物致  
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言聖人之功  
其大如此雖然聖人豈區區有心於造為者哉時

適至是不得不然故由其血食而為之作網罟  
由其粒食而為之作耒耜以有無之不齊則合之  
以市易以往來之不通則濟之以舟楫至於服牛  
乘馬重門擊柝曰杵弧矢宮室書契之用凡一物  
之設一器之制取給天下之求而已不自為也後  
世之亂固有甚於民無生養之初而聖人之功固  
有出而揀之如古昔之為天下利者由是推之則  
先后之聖可得而形容矣當其失位而退處視邦  
家之計何所容心及夫時移而事變應臣民之求  
良非得已於是時也轉盼之際呼吸之間存亡禍



福所不可測乃以柔弱之身立危疑之地重安龜  
鼎再扶尊極使祖宗舊物未有所傳聖人大寶未  
有所定天下神器未有所歸元元之民還戴吾宋  
而弗淪於夷狄禽獸之域然則備是物成是器以  
為利天下方諸網罟耒耜之作不亦甚大矣哉由  
所建立要其成功雖以母后之聖而上追犧農可  
也彼塗山與夏文母造周內助稱賢夫何足道按  
謚法備物成器曰聖今羣工有司之議更出于此  
臣愚知不足以合天下之公願而仰契孝心追報  
之萬一也昭慈獻烈皇后尊謚請以祖宗之命改

號曰昭慈聖獻皇后

駁議

駁昭宗謚議

唐羅衮

帝王御宇由理亂以審汗隆宗祀配天資謚號以  
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宗  
順考古道昭彰至公既當不諱之朝寧阻上言之  
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  
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  
事萬乘頻遷始則闔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終則  
嬪嬙悖亂罹天闕過於中闈其於易名宜循考行



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  
言溢美似異直書按後漢和安順帝緣非功德遂  
改宗稱以允臣卜之請今郊禋有日拾祭惟時將  
期允愜列聖之心更下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  
朝罪已之德表聖主無私之明按舊唐書云起居  
昭宗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爲濫昭宗命  
翰林學士陸晏等覆試黜落未許入舉場楷負  
愧銜怨至是昭宗爲朱全忠所弒乃與起居郎羅  
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知書手僅能  
執筆其文羅衮作也於是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  
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義宗愚謂楷等此議怨對  
君上其罪不容言矣然昭宗用非其人身死賊手  
則公論亦自有不容泯者而加以美謚豈孝子慈  
孫所得而私者哉故今錄之以見公論由私  
怨而發亦可爲世道之一概也○右帝王

宋慶禮謚專駁議

唐張九齡

宋慶禮卒太常博士張星議曰慶禮太剛  
則折至於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謚法好巧自是曰  
專請謚且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  
慶禮在久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  
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遞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  
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解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  
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况管州者鎮彼戎夷  
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  
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翮作牧馭之非才自經廢  
便長寇孽故二十一年間有事東鄙僵屍暴國敗將



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  
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  
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磬鼓親總其役  
不愆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  
蓋為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  
擾與夫興師之費搏揄之勞按其優劣孰為利害  
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  
掎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皇彼都  
繫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謚以徇  
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

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  
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礼兄子辭王又

駁韋巨源謚昭議

唐李邕

韋巨源與韋后繼叙源流倭媚官爵謬說  
符祥取媚中末識者嗟憤及韋庶人之難  
出至都術為亂兵所殺太常博士李處直  
議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  
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  
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  
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  
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  
處直仍固請依前  
謚為定邕又駁曰

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  
風故為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



以砥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辜，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蓋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

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蓋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



政阿章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章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旬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申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沈雖無救粟蠶桑織絰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

井鑿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論者雖不從也蓋議而論者是之右惡謚駁獨孤及議郭知運謚

唐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



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明生故吏  
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節度嗣子英  
又項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  
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玄宗  
初賜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  
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  
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  
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  
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  
爲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

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  
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議以國家而言又  
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右泛議  
以上臣僚

答駁議

代太常答蘇端駁丞相楊綰謚文貞議

唐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  
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  
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取名之浮於  
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



至于宰司秉志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  
物濟眾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  
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  
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外足惡悉歸於公  
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  
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  
戮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  
慈明爽字晏子名陳氏名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  
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嬰字是知道不必  
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

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  
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之辭患  
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  
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格悟而責  
之乎瑞責以寂寥格悟故破其語以上實昔季  
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  
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  
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  
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  
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

文選有詳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三十三



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  
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  
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  
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貴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祫  
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  
上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  
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  
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  
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  
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

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  
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疑誣謗之辭  
所謂扶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全能才不  
必備以鄭公徵魏姓直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  
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蘇姓固執遺詔廷沮邪計  
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二公皆謚文貞故春秋為賢  
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  
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  
事如周公之文宣父孔子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  
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



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右美

梁王彤謚重議

晉蔡充

彤為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議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恕則議靈如其聚責以廣為臣之節

明事君之道右惡

蒼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唐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故為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闕實訟獄在味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



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  
肅謹按舊儀凡死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  
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  
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怨亂庖人  
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  
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  
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  
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  
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

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於其國隨勛之  
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  
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  
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一字謚三代已下朴散  
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  
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  
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  
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久唐興參用周漢之  
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



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  
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塞正  
稱貞則遺其悒俠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  
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之也以上言若跡  
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  
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  
恭岑文本謚憲章臣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  
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  
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  
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下

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  
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  
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  
古訓及貞觀太宗年號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  
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  
具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  
干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此言  
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  
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

文選月令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三



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  
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  
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  
謹之從政也威能開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  
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審命之不稱文豈必因而  
重之然後爲美此言謹只當謹肅以一下又魏晉以  
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  
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  
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  
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

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衆之禮經而究  
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荅崔夏駁郭知運謚議

唐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  
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  
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  
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戊請謚適當葬前謹按  
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  
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



者五家無非葬後苗木師一年矣呂諶四年矣盧  
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向之論  
獨知運以其子不孝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  
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  
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  
其父無愆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  
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  
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  
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  
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

化為侯主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  
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肅宗年號以  
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蒙恩賜或音徽久沒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  
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  
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  
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  
玄宗年號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  
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  
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



帥以征不服諱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諡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  
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觀惡諡  
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  
三千之刑本非為死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  
具假令知運無子且味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諡  
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諡之可否稽稽載  
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以上議

私議

朱公叔穆私諡議

漢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  
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  
諡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惠臧否依事從  
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  
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素以世言諡  
而黜其事漢興以來唯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  
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  
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  
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諡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  
子曹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

文選卷之五十一

諡議

三十一



覽陳生之議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  
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  
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  
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  
也曰為久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  
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  
也又曰上思利民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  
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  
輒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  
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

在部臣匡救善導精白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  
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益州時值凶荒勞心  
苦思勤恤庶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  
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基盜樞議而不罪  
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  
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  
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丘  
冢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  
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

文木月十卷五十一

益義

三五



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  
遷條下遷于紂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  
利矣孤何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  
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  
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  
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貼以深患苟除民害  
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  
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  
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  
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

之以字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  
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  
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  
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  
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  
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休故也又禮緣臣  
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  
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  
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  
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



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國子問所

整字點朱



